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2.002

虚构的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是怎样变异成史实的^①

胡为雄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要:有关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故事,本是《湘江之战》一书中的艺术虚构。但它被当作史实写入不少作品,或作为毛泽东、杨开慧生活中有矛盾和冲突的线索,或作为理解毛泽东《贺新郎·别友》词中“误会”的论据。这一方面说明《湘江之战》对毛泽东的艺术刻画相当成功,另一方面亦说明读者是误把这部带有艺术创作色彩的作品完全当作历史来阅读,混同了艺术创作与史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为了研究“真实的毛泽东”,对此有必要澄清,把虚构与史实加以区别。但读者在阅读实践中要做到善于区分艺术创作与史实的关系亦非易事。

关键词: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虚构;史实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2-0007-06

20余年来,有关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故事在书刊网络中传播开来,这则故事本是著名军旅作家黎汝清在《湘江之战》中的艺术创作,完全出于想象,并无史料根据。这则虚构的故事,被一些研究毛泽东、杨开慧的学者和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学者以及纪实文学作家,当作史实写入自己的作品,或作为毛泽东、杨开慧生活中有矛盾和冲突的线索,或作为理解毛泽东《贺新郎·别友》词中“误会”的论据。这种情况的形成,一方面说明作家黎汝清在《湘江之战》中对毛泽东的艺术刻画相当成功,产生的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亦说明,读者是误把这部带有艺术创作色彩的作品完全当作历史来阅读,混同了艺术创作与史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历史纪实小说加以少量的虚构是不可避免的,但读者在阅读之时,特别是在研究“真实的毛泽东”时会增添困扰,因此在阅读、研究时有必要把虚构与史实加以区别。故本文意在探讨黎汝清先生在《湘江之战》中刻画毛泽东的艺术形象时,怎样巧妙地虚构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故事,这一虚构怎样被人们误读、变异为史实,渐渐在学界产生影响,

并怎样被人们当作史料加以利用,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在一些相关作品中。

一 《湘江之战》虚构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是为了突出毛泽东“对伟业的追求,超过生活中的一切”

《湘江之战》是一部出色的历史纪实性小说,它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场血战。作者为了刻画人物形象,使之圆满并使情节生动,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佐以合理虚构。在该书的第五章中,黎汝清用其特有的风格刻画毛泽东怀有改造中国的宏大抱负,展示毛泽东为了这种抱负的实现可以舍弃一切的艺术形象。在描写毛泽东的个性时,作者认为毛泽东的领袖气概注定使他很难找到满意的伴侣。作者甚至说: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曾引起他久久的感叹。毛泽东对伟业的追求,超过生活中的一切。对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感情关系,作者有独特的描述:毛泽东经常感受到杨开慧那温存的目光,宛如撒向他心中的火苗。但他时常对这种热恋采取抗拒的态度。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必然会削弱把主要精力用于

^① 收稿日期:2018-11-15

作者简介:胡为雄(1953-),男,湖北通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及中国近现代史、人类现实实践研究。

伟大革命事业的意志!

进而,作者以这样的笔调来追述毛泽东、杨开慧的家庭生活不那么和谐:

他跟杨开慧的结合,并不总是幸福的:也许应了‘若要甜加点盐’那句俗话,他们之间充满着误会、使气、别拗、冲突与和解。

杨开慧对他过分的依恋,曾使他产生过厌烦,写了元稹的《菟丝》赠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故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这首诗使杨开慧产生了误解,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以致毛泽东数次写信解释也难以消除,杨开慧耿耿于怀久久不与其和解。

毛泽东又记起,那是1923年的冬天,他们几乎吵翻。那一年毛岸英刚刚周岁,毛泽东要离湘远行。可是,杨开慧不愿意放他走,要么,就把她和孩子一起带上。这两种办法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这就出现了常人(那时他们也都是普通人)家中经常出现的争吵的局面……

以至他离家出发之时,杨开慧竟然不去送行。他是那样苦恼而怨恨地独自踏着长沙东门外的铺地寒霜,披着半边残月,站在清水塘边等待杨开慧心回意转,从后面跑来。

结果,他没有等到。当火车汽笛长鸣,站台上仍不见杨开慧送行的身影,他是多么怨忿,多么伤心,又是多么孤单啊!他当时面对火车窗外疾速向后飞去的山野和天空时聚时散的流云,写下了一首《贺新郎》……^①

接下来,作者在录引毛泽东的《贺新郎·别

友》上半阙后,从其中的“误会”一词进一步联想:“毛泽东回想他们之间发生的种种误会,来往书信竟解释不清,既懊恼又遗憾。……毛泽东希望那些误会,像过眼的滔滔云雾一样消散无踪。”“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旧的误会消除,新的误会随又发生,……”^②毛泽东本来期望杨开慧会借他离家远行的契机,解开疙瘩前来送行,但他判断错了。他踏着深秋寒霜,提着小小的行李箱,步出东门。“他是那样孤独地走着,几步一回头,依然不见杨开慧修长的身影,怨恨之刀无法割如缕的情丝。”^③作者从“误会”一词出发产生的联想是符合其思维逻辑的:杨开慧误会毛泽东录赠的诗后,赌气不送即将远行的毛泽东,毛泽东也像凡人的生活那样,释不开夫妻间的这种误会^④。但毛泽东、杨开慧的真实生活情况并非如此。其实,杨开慧性格温柔,对毛泽东虽有依恋的一面,但她作为革命者亦刚毅坚强,有独立的一面。

对于《湘江之战》中主要人物的适当虚构及其文学虚构的优缺点,黎汝清也特地作了说明。他在该书的《答编者问(代后记)》中说:“《湘江之战》是一部小说,小说需要虚构;小说需要揭示人物的内心;小说也要对历史对人物进行剖析褒贬……”,“作家并不能保证写的事件和人物,完全符合当时的真正的实际(我看谁也不敢保证,就是连当事人写的也未必完全符合真正的实际)。而且也没有必要。我只能按照艺术需要对事件对人物写出我自己的理解。”^⑤作者还专门解释:“比如本书第五章《湘江唤起他无尽的情思》一节,毛泽东在湘江边上是真的,但毛泽东的全部内心活动却全是作者的想象虚构,而他所想到的杨开慧的牺牲,他的青少年时代的种种言行又都是真的。”^⑥黎汝清还认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矛盾统一体。他提出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就历史真实来说,百分之九十五是真的,可以当作准历史来读,就艺术真实来说,百分之九十五是虚构,可以当作纯小说来读^⑦。

①黎汝清:《湘江之战》,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103页。

②黎汝清:《湘江之战》,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③黎汝清:《湘江之战》,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④不过,作者在进一步刻画毛泽东时,有些笔走偏锋,即把毛泽东《贺新郎·别友》中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句,理解为“他的心情由伤感而愤慨,突然涌起的豪情冲决了忧烦沉郁的堤坝,怒涛狂泻”。(黎汝清:《湘江之战》,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103页。)

⑤黎汝清:《湘江之战》,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01页。

⑥黎汝清:《湘江之战》,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07页。

⑦黎汝清:《湘江之战》,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06-507页。

黎汝清先生非常冷静地指出:作家并不能保证写的事件和人物完全符合当时的真正的实际,小说需要虚构。然而,他在虚构毛泽东的家庭生活时,却过于“实际”了,并且从《贺新郎·别友》中的“误会”推出了不少现实现象,把“东门”“横塘”视为具体。以至于他在小说中那样描写毛泽东的家庭生活,猜测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关系,认为夫妻间有非常大的矛盾,这是借助自己的人生阅历来观察世俗生活,大胆地虚构和想象的结果。然而,他过于夸大了实际生活中的毛、杨矛盾。这可能是作者对青年毛泽东的经历缺乏细致的研究,对毛泽东诗词不很熟悉的缘故。再者,毛泽东实际上是乘船去汉口再转船赴上海,而非乘火车。毛泽东这首词巧妙地运用了点化艺术,实写和虚写结合在一起,如果以实解虚、以史注词,仅从该词中的“误会”入手而浮想联翩,就难以把握其艺术的真实。但无论怎样,黎汝清先生用自己的艺术之笔,虚构了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故事,让它首次出现在《湘江之战》中,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注意。

《湘江之战》1989年出版发行后,我即购得一册,读后深有启发。我是把它当作历史小说来读的。作为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读者,我在阅读中也面临怎样区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难题,特别是对于书中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情节。1990年7月,我致信黎汝清先生,特地询问该情节是否有史料作为根据。黎汝清先生7月31日回信明确告诉我:“关于《菟丝》一诗的运用是根据毛的《贺新郎》所写背景的推理。文学和历史是2个范畴,文学需要虚构,写人物隐秘的内心,历史则不允许。”^①然而,《湘江之战》中的这种艺术创作,有些读者未把它与历史真实区别开来,故将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情节误作史料加以引用。这种误用主要表现在:传记类作品将此情节作为毛泽东、杨开慧生活不那么和谐的史实,毛泽东诗词研究类作品将此作为解释《贺新郎·别友》词中“误会”的论据。

二 虚构故事被误作史实写入《杨开慧》等传记或纪实性作品

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虚构情节,当作史实写入相关传记或传记式作品的有不

少,如《杨开慧》《毛泽东的亲情·乡情·友情》《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等等,但各部作品在引用这则故事时又各有千秋。

较早写入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这一虚构情节的作品,是1992年出版的《毛泽东的亲情·乡情·友情》。该书不仅完全采用了这一情节,并且也大致借鉴了《湘江之战》对毛泽东、杨开慧生活的描写,二者在意境上颇有相似之处。该书是这样描写的:

那是1923年的冬天。……青年毛泽东就要离开杨开慧去遥远的地方了。那时,他们的孩子刚满周岁,他的远去,无疑对于视毛泽东为生命依托的杨开慧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情感重压。这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子自从对经常来自己家里听父亲讲学的毛泽东产生爱恋之后,一方面对他的远大抱负和深刻见解十分地钦佩,并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另一方面,倾心的钦佩又变成了她对他的十足的依恋,特别是在她的父亲杨昌济教授去世以后,这种依恋渐次地衍数为依附。这样,矛盾便产生了。‘天下己任’的毛泽东虽然经常从她那温存的目光中感受到幸福和吸取人生进取的力量,但也从她依恋的缠绵里感到了拖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毛泽东希望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他所奋斗的事业上,因而对这种依恋有时却很难照顾得到,他甚至将元稹的《菟丝》抄了给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斫将去,柔蔓与之并。’^②

显然,《毛泽东的亲情·乡情·友情》对毛泽东、杨开慧家庭生活的描写,深受《湘江之战》中有关描写的影响,并且《湘江之战》中所录的经作者黎汝清删节过的元稹《菟丝》诗,它亦完全照搬。

不过,《毛泽东的亲情·乡情·友情》在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其书中增加了不少细节:

^①黎汝清复胡为雄的信,1990年7月31日。

^②谢柳青:《毛泽东的亲情·乡情·友情》,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页。

杨开慧断断地受不了这种伤害。况且,她为了他的工作,已经牺牲了好多好多。冬天里,毛泽东写作有时通宵达旦,而她也总是陪伴到深夜,有时一个晚上要起床几次为他热好‘点心’。第二天,他或是去继续工作,或是小休片刻,她总是主动地去为他整理好夜里写的东西。凡草稿上写有‘定稿’二字的,她便动手誊写到另一个簿子上去。那些日子里,岸英生下不久,在抄写文章、文件时,不得不经常将哭闹的岸英放在身边摇篮里,一边抄写,一边用脚踩着摇篮摇。为公为私,为国家为小家,她已经作了无数的奉献。她没有依附于谁,她也不愿依附于谁,对自己挚爱的人的眷恋能说是依附吗?

误会产生了,冲突接连地出现。毛泽东有时借短期外出的机会,写信与杨开慧解释,但任性的她一直耿耿于怀,难于消除这心中的委屈。^①

尽管一些细节不同,《毛泽东的亲情·乡情·友情》对毛泽东、杨开慧家庭生活的描写,特别是对夫妻之间矛盾与误会的描写,与《湘江之战》中的描写,其大的意境相似,所不同的是,前书把后书的艺术创作已作为事实加以引用。

而传记《杨开慧》,亦将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虚构故事作为史实写入。这样,虚构故事便写入了正史。不过,《杨开慧》一书的写法有些不同,它是将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故事,演变为毛泽东通信中的文字。其具体描写如下:

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上海时,杨开慧又怀孕在身。——然而,此时毛泽东忙于纷繁的工作,很少写信回家。杨开慧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十分清苦。加上毛泽东不在身边,以前她的革命工作都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并且主要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现在毛泽东一走,她也很少参加以前火热的组织活动。离开了丈夫,又离开了革命集体的生活,她的心境孤独而又寂寞,因此她更加希望毛泽

东记挂着她。但作为丈夫的毛泽东,却并不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杨开慧几次写信,要求和毛泽东一起到上海、广州去。他却回信说:“大都会生活缴用大,我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你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方便。”

并且,毛泽东还笔录了唐人元稹的一首诗《菟丝》赠给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他还在另一首给杨开慧的词中说:“我白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②

《杨开慧》一书虽然将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演绎得更具体了,却把它演变为毛泽东通信中的文字。不过,它仿照《湘江之战》塑造的相关意境是相通的,其所引用《菟丝》诗的字数也是一致的。尽管《杨开慧》一书对杨开慧满心委屈赌气不给丈夫回信的心理活动增加了描述,但它把《湘江之战》虚构故事完全当作史实采用了。

《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一书,也引用了《湘江之战》书中这一虚构情节:

12月下旬,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由长沙去上海转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对毛泽东一往情深,毛泽东经常感受到杨开慧那温存的目光。毛泽东要把全部心血投入革命、投向事业,就需要克制自己对杨开慧的过分依恋。为此,他写了元稹的《菟丝》相赠: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未料,这首诗使杨开慧产生了误解,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以致毛泽东数次写信解释还没有消除。毛泽东要离湘远行,这时他们的儿子毛岸英刚满周岁。

^①谢柳青:《毛泽东的亲情·乡情·友情》,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262页。

^②陈冠任:《杨开慧》,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

毛泽东离家时,杨开慧没有去送行。^①

该书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它把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相赠,改为毛泽东克制自己对杨开慧的过分依恋,从而导致杨开慧的误会。这又使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相赠的动机发生了新的改变,但它把虚构故事当作史实则是明显的。

除上述作品外,《毛泽东之谜》亦把《湘江之战》中的虚构与描写编入了书中(《毛泽东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7-139页),《毛泽东和他的一些亲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8页)、《牺牲:毛泽东和失去的亲人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6-67页)等,都引用了《湘江之战》中的这则故事,所描写的内容与情景大致相同。

三 虚构故事亦成了理解毛泽东《贺新郎·别友》词中“误会”的重要证据

《湘江之战》中有关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虚构与描写,在毛泽东诗词研究界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至少,它被写入了《毛泽东诗词鉴赏词典》,甚至一些诗学家认为它为理解毛泽东《贺新郎·别友》词中的“前番书语”提供了新证。

《毛泽东诗词鉴赏词典》的作者,在赏析毛泽东《贺新郎·别友》上半阙的“书语”一词时在注释中说:“书语,信中的话。这句是说,自己意识到对方误解了自己前一封信中的某些言辞。按黎汝清《湘江之战》曰,由于杨对词人过分依恋,词人曾抄写了唐代元稹的《菟丝》诗赠她:‘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斫将去,柔蔓与之并。’”“这使杨产生了误解,自尊心受到伤害,以致词人数次写信解释也难以消除,云云。录以备考。”^②应当指出的是,鉴赏者较为慎重。他不仅注明“录以备考”,更在括号内指出《湘江之战》中所录元稹《菟丝》诗有删节,并不完全。作者写道,检元诗,全文实作:“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兔丝蔓,依倚榛与荆。荆榛易蒙密,百鸟

撩乱鸣。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斫将去,柔蔓与之并。翳荟生可耻,束缚死无名。桂树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鹘度海食,应龙升天行。灵物本特达,不复相缠索。缠索竞何者?荆棘与飞茎。”^③尽管作者是“录以备考”,亦足见《湘江之战》中虚构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影响之大。

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毛泽东诗词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虚构故事,为理解《贺新郎·别友》中的“前番书语”提供了新证。例如,《毛泽东诗词·掌故佳话 诗人毛泽东》中就有此说。

在该书的“‘前番书语’有新证”一节中,作者在录写了《贺新郎·别友》后说:“这首词,是毛泽东离开长沙之时写给夫人杨开慧的。理解时,争议之句为上半阙的‘知误会前番书语’。”^④接着,作者引述了《毛泽东之谜》中几段有关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文字:“这首诗使杨开慧产生了误解,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以至毛泽东数次写信解释也难以消除。开慧耿耿于怀。久久不与其和解。”1923年底毛泽东离湘远行时,开慧不愿他走,要么就把她和孩子带上。这两种办法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由此引起夫妻间的争吵。以致他离家出发时,开慧竟然不去送行。他期待着开慧的回心转意,结果,他没等到。当火车汽笛长鸣时,站台上仍不见开慧送行的身影,他是多么怨忿,多么伤心,又多么孤单!在这样一种离别情绪的缠绕下,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贺新郎》^⑤。

继之,作者展开了自己的分析:“知误会前番书语”句中,“‘书语’指信中的话,不是指诗篇;整个句子不能解释为知道你是误会了我前次抄给你的诗。查元稹的《菟丝》,原诗20句,引者只引了8句,且系删节拼成,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果真像小说家们所说,毛泽东抄了那么一首诗给杨开慧,对杨开慧来说是谈不上误会与否的。‘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批评杨开慧依倚毛泽东吗?”^⑥最后,作者以新发现的其他史料,利用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

①贾章旺:《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②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毛泽东诗词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③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毛泽东诗词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④公木等:《毛泽东诗词·掌故佳话 诗人毛泽东》,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⑤公木等:《毛泽东诗词·掌故佳话 诗人毛泽东》,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⑥公木等:《毛泽东诗词·掌故佳话 诗人毛泽东》,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虚构故事作为证据作出了肯定结论:“近来笔者发现此词有一件题为《贺新郎·别友》的毛泽东手书,作‘知误会前番诗句’,足证毛泽东同杨开慧之间的误会,显然还是从赠诗引起的。这对我们正确理解这句词的含意提供了有力的依据。”^①

综上所述,黎汝清先生在《湘江之战》中虚构的情节,被一些研究毛泽东、杨开慧的学者和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学者以及纪实文学作家,误作史实写入自己的作品,或作为毛泽东、杨开慧之间有矛盾和冲突的真实生活,或作为理解毛泽东《贺新郎·别友》词中“误会”的重要根据。如果读者把它完全当作历史来阅读,就未体味出它的艺术虚构。《湘江之战》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历史小说中百分之九十五是真的可以当作准历史来读,但读者如何区别那百分之五的虚

构呢?况且我们的历史小说创作一般是不加注释的。这类作品就给读者提出了难题,即要有对史学与文学的鉴别能力。也正是黎汝清在答编者问中,编者说他同意《中国文化报》记者访问黎汝清时说的那段话:“文学和史学毕竟是两种属性,把小说当作历史来研究,可以,当作历史来要求,则不可以。因为文学需要虚构,不虚构则没有艺术,而虚构则不被史家所容忍。”^②黎汝清认同这种观点,说历史真实是作品推不倒的骨骼,艺术虚构是作品的血肉和灵魂。没有骨骼,血肉无从依附;没有血肉,骨骼就不会有生命。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他的智慧。但对于读者来说,读历史小说要做到不混同艺术创作与史实、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的关系却颇非易事。

How Did the Story that Mao Zedong Transcribed Yuan Zhen's Poem *The Cuscuta Chinensis* Vary from Fictitiousness to Historical Facts?

HU Wei-xio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at Mao Zedong transcribed Yuan Zhen's poem *The Cuscuta Chinensis* to Yang Kaihui was originally a fictitious story in the book *Xiangjiang Battle*. However, the story was regarded as a historical fact written in many works, serving as either a clue to show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Mao Zedong and Yang Kaihui, or a supporting argument to understand the “misapprehension” in Mao's poem *To the Melody of Hexinlang.Farewell to Friends*. On the one hand, it indicates that the book *Xiangjiang Battle* has succeeded in artistically depicting the image of Mao.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ws that the readers take this artistic work as a historical fact by mistake, and they confuse artistic works with historical facts as well as artistic truth with historic truth. To study “the real Mao Zedong”, it must be clarified by distinguishing fictitiousness from history. Nevertheless, it is not easy for the reader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artistic works and historical facts.

Key words: Mao Zedong transcribed Yuan Zhen's poem *The Cuscuta Chinensis* to Yang Kaihui; fictitiousness; historical facts

(责任校对 蒋云霞)

①公木等:《毛泽东诗词·掌故佳话 诗人毛泽东》,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②黎汝清:《湘江之战》,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08页。